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
3



文庫11
D 27
3



釋志卷七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資出昌言七
世之盛也人主過舉有限朝之稅政無多無俟乎煩言
故亦不至瀆聽道之衰也穢德日滋敝政實繁言者遇
事便發不計其多聽者積累增憾必決其怒故亂世章
奏比常較多人主覽之比常加怒若周昌以漢高為桀
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臣言激切既非進諫之經人主
優容尤出恆情之外千載一遇不可為法其可法者臣
懇款敷納主虛沖聽覽爾聽言之法宜識其情親狎之

釋志

卷七

諫諍

一



48-12478

010190550376

臣多安悅疏遠之臣多恐懼安悅則有懷必盡恐懼則所懷未必盡也主綜核嚴急諫官必攻大臣圖得其處主溫仁寬厚諫官敢言人主之過以彰其直實陰爲權臣地以託其身此情之深者不可不察也凡逆耳者多忠順旨者多私人臣非忠愛不肯逆君非有所希冀于君亦不肯爲佞也新進之言可聽者少老成之言可聽者多新進喜紛更而好搏擊老成義理淡而更事熟也無稽之言易於罔上有徵之言難于誣善故無稽者聖主所擯有徵者君子所資也昌言于庭使人共聞者公也而造膝之言亦有甚公王旦薦準而準不知是也陰

有奏請不使人知者私也而顯言於朝亦有甚私李林甫仗馬之說使眾聞之是也在朝之臣知無不言者公也而慷慨論事亦有不公黨於權威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其人也職事之內有懷不盡者私也而職所不在懇懇敷陳者亦私宗社之慮出于雙臣之口者其事也患在朝廷者更張搖動所係甚大非原始要終莫能保其必行患在邊圉者宜擇人而任之俾適往以圖方略若但論列指畫于朝端不見有益也人臣致主之言合于天道則天道爲之助合于羣情則羣情爲之助患其說不義不患其無助也患其志不堅不患其不遂也以溫

柔敦厚爲上慷慨激烈次之博辯廣引又次之至於櫻
鱗折檻而其爲術窮矣高宗得傅說置諸左右其任不
止於諫官命以朝夕納誨猶之乎諫職也古者卽以大
臣司補袞之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非直命小臣也禹皋亦在其中矣當時所謂昌
言者而大臣爲民謀鮮食粒食也所謂無面從者左右
斯民以成其德宣力四方以致其養明章服以肅吏治
聽治忽以達幽隱蓋海內之事無一不待臣言朝廷之
上無人不責以言事也且諫之爲道貴于見聽不貴相
逆使天下蒙其利不使天下高其名直臣愚忠而激怒

不若優人巧笑而與入也諫官攜手而俱去不若微言
而回天也左師觸龍在趙潁考叔在鄭未必積誠于平
日而能割母后所深愛返大隧于永誓足稱君子之用
心矣禮不顯諫信有之矣然諫章之詞雖不必聞于人
而所言之效則天下可共見不可以造膝之名掩塞默
之實凡所云弊端未去宵佞猶在皆諫官塞默之明徵
也天下詎可欺歟諫有其時有其職非所言而言猶非
所默而默也陽城旣爲諫議良久無聞朝士爲論譏之
亦不屬意至於賢相之貶率同官伏闕力爭欲相奸臣
誓以裂壤白麻痛哭于庭此擇其大者言之小者不必

言也呂祖儉曰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蓋職所在言之職所不在不必言也二公之義皆可法也自古無道之君或以佞臣監謗或自聖而羣起和之或設不急之令以淡入人罪或強詞辯詰以奪正理或勉強受諫終不能平必欲淡折直士之氣以傲將來至于殺諫臣而惡盈矣衰世所不恆有也有則必亾蓋諫臣之死忿怒于主心者少媒孽于奸臣者多搏獸之犬狐不愛焉其主豈不愛之所以必欲殺之者必非心知其善而棄之也必淡有惡于中亟欲去之也何也其媒孽者淡也天子

之尊不能保其所愛使人以所惡殺之尙何以自立乎是以亾必促也夫以人君之尊一旦聞諫臣之言悚然甚懼幡然改過亦云甚難光武雖得諸鮑永猶失諸馮衍要使其過不畱滯於胷中則直言易入故爲君者常知理無不在則聽納之際不施以慢易而覽省詳矣好實德而遠虛譽則居心必誠取人必以實行聽言亦必求實效矣常思己之喜怒不以類事之得失不可追則省覽之際警悟必淡莊言上達巧佞自退不煩屏逐斥遣而左右臣鄰莫非忠信之士矣其以諫爲職者亦當議本先王言合大道出入經史有關社稷然後有益于

君父無忝於官常若義理無源探索易盡義理未精執持不堅略舉淺末之指行以固陋之說近小之患雖能言之其實無益於國至于遠大之患非蔽於不知則沮於自匿所以有築室道謀之譏不學牆面之恥也凡進言人主之前列款啟陳不如因事駁正列款者多以報聞見罷託諸空言駁正者猶以就事論事施行有日也漢人就事論事宋人列款言事故漢之章奏甚少多見施行宋之章奏猥多率歸廢閣也爲人主者大事不敢自專又不聞眾論之當否而常至于不決不決必廢弛廢弛既久亦敗壞矣小事可以自專常不樂盡下矜其

獨斷或至失策失策既多積小而成大亦敗壞矣一事有一事之成法朝廷之上大抵依成法以決事雖有臨事之采訪皆以故府爲規模而非此事之肯綮一官有一官之職守朝士雖眾分曹而理不過數人不在其職則曰非所宜言雖有滿朝之聰明實則數人之智慮何以博觀而弗遺且人臣立朝順從而益君者少拂逆有益者多拂逆而損君者少順從有損者多然而君固喜其順從不喜其拂逆也是以文侯懸琴以爲符不補旒以爲戒稱美書傳也且人臣進言有爲畫一之說者有爲嘗試之說者畫一之說不可轉移者是也嘗試之言

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顧主意然否東西易位以售其私
向則道之違則避之其道之也煩言累詞紛而不可擇
不擇則聽眩眩則售矣其避之也移此儷彼似而不可
怒不怒則色霽霽亦售矣是以小人無必不可聽之言
君子有必不可行之說也然欲開言路必禁賄請賄請
苟通則諫官彈劾適爲司黜陟者淵鰲魚耳甚且相與
爲項背諫官發其端司黜陟者居其間各得所欲而罷
矣其或英明之主用意過密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人
之罪必疑受賂于是下人窺其微有言責者皆迎其喜
怒于內而矜其風采于外名爲彌違補闕實則從欲順
旨矣古之賢王道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
然不用其言而斥逐焉後世又不然不使以言獲罪而
假諸他事以致其罪此人主之過也上古之臣以諫爭
盡職事中古之臣以諫爭邀名譽晚近之臣以諫爭得
禍患趨而愈下諫爭之名卽逢迎之路也此人臣之罪
也李泌請罷拾遺補闕蓋有激乎言之也夫給事御史
人主所選擇也然其人有限也在朝之臣工天下之毗
庶有心有口皆足慮事上聞此其人無限也虞廷所云
納言者天下之人皆可言而一人領之非天下之人皆
不當言而數人言之也以臺諫所言正朝廷之得失以

四方所言察天下之利病當無遺意矣君相議政之際諫官得以與聞得以駁奏或有闕失先事正之天下但覩朝政得宜不謂諫官失職則臣主俱美矣若夫已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從而論列是非天下其歎諫官之激訐議人主之多過則上下皆譏焉逸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合集人來定夫與賢者議國是不取必兼才明事機者可與其議綜世變者可與其議心存敬畏者可與其議長于治事者可與其議人主虛聽則此眾多之才皆可兼濟拒而不錄疑而不信適違其所長適窒其所短則此眾多之才皆歸無用不亦惜乎要以立說之際後事易於前事雖不用其言而天下之執日以益泰此人臣所願也若後事難于前事雖暫用其言而天下之執必有大不可爲者在其後此人臣所不願也所不願而具官焉未必大有益於國也夫羣下論議無所不有循理與從欲其數適相半也循理之言按朝廷舊章達小民幽隱徇欲之言反綱紀開僥倖雖不盡然大率多由此類爲人君者未審將來之利害先觀有定之理欲理之所在常與利俱欲之所在常與害鄰從此之半勿從彼之半則所行皆善政矣循理窒欲不明徒欲博采眾論虛衷盡下者以羣言猥多益生違惑專

己自是者常持所見與羣臣爭是非相爭之頃小人微用機權人主靡然從之名曰盡下實則專主一說所以盈庭紛爭終出厲民也

功載篇第十八

賞功者國之鉅典也人君操大利以賜天下行于當時卽爲福遺于後世卽爲道功臣夷大難以奠民生不獨勳在王府蓋亦恩及四方故有功必賞所以思往事也以賞酬功所以勉來事也思往事則益圖來事之勸勉來事則能成往事之終此人君與世臣相須爲治之心也故待功臣有二義其初不可濫其後不可刻天下旣

定人君居深宮之尊有怠安之執所以功次先後錫予輕重苦多不嫌濫恩則不貴靳施則多遺況生平恩怨豈無在人耳目者下吏迎合意旨隆所愛而抑所憎則雍齒不侯小輩先遷其如之何豁達如高帝猶須數年而後定其位次明察如光武得馮勤論次而後諸將始服所以難也高祖之約非屬籍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法者天下其誅之唐太宗著令族屬至親不得緣私與功臣競後先晉襄公行賞死事之孤爲上舉賢次之戰勝又次之其義皆可法也若襄王賞晉侯較平王加隆矣平王無二路二服旅弓矢不至千無虎賁三百也以

此知備物之典歷世有加至於無物可加而九錫作焉
又致人不知感得之者轉生疑貳而抵鐵券於地皆積
輕之執所必然也故曰其始不可濫也漢封功臣百餘
至于太初未及百年僅存者五皆以子孫犯罪至於奪
爵明初藍胡之獄誅鋤萬數書勳之臣得尋帶礪之盟
申丹書之信者有如晨星靖難之後子孫猶存又以懼
禍之故不敢言襲替事是以孝陵元功延世絕少脫無
靖難嗣封踵起其後一代朝儀居西班而稱世爵者閭
其無人矣夫禍亂旣平人情安肆苟人主不推以赤心
略其微過昔時抱薪爇火卽此日拔劍擊柱也昔時跳

坡注壕卽此際沙中偶語也帷幄能謀者以多智見疑
臨敵敢戰者以雄武生猜位高爵重旣以滿而招損代
謝乘權更以涼而逼煥子孫有過譴及父祖蒼頭不謹
罪坐主伯求饑寒而收恤之未必有貫珠之善諫妾男
子行卜於世誰白其爲將相相殘也不幸爲獄吏所困
親故怖匿更無膠致刺刺以死爭承者朝士雖眾誰爲
舉旛伏闕議及帷蓋奏當旣成誅決恐後雖有金版出
地告龍逢之冤亦無及矣此霍氏之禍所以萌于驂乘
王導之忠猶云心思外濟也遂能浮遊五湖追隨赤松
者不亦希乎故曰其後不可刻也漢張良之封未嘗有

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此
出人主之意非丞相御史所可發端也爾時戰陣之功
平陽爲最然所食萬六千戶耳高帝自擇齊三萬戶以
與子房過于平陽矣子房辭之而受畱高帝之封子房
之辭皆足爲世法也任昉爲梁武詔曰康俗成務義在
庇民或運籌帷幄經啟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
腹心爪牙折衝禦侮或忠勤懋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
開宇蕃屏王室然而梁氏世爵亦復湮滅無聞豈非國
祚不延經制未備也哉故爲人主者景風之典旣當隆
于前而世宥之恩亦不當替於後如有辟嗣罪止其身
不宜奪其世爵又不可聽有司多方磨勘使貧者無力
克紹由此降爲卑隸也昔漢臣失封者宣帝愍而錄之
有司淹久不復或復以子孫乏絕使盛德泯棄遶東布
章所以有杜業之疏也厥後紹僅三家餘無及焉明世
宗悼念元勳下詔推恩而續封者五姓而已固知世爵
一禡紹復最難何如使箴尹續子文之祀韓厥反趙氏
之田不絕於其始也哉夫人主待功臣固宜無所不厚
獨不可授以職任耳史稱光武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
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大官無餘
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

不然天下未定既以盜賊爲憂天下既定又以功臣爲防視天下之大無人可託腹心者將與何人共定太平也賞功之典難於允當而中葉以後此事尤難二雅所載方叔召虎皆中葉功臣聖人獨舉以垂訓蓋深知其難也中葉之時人主行陣未親大臣意見多岐中朝沮抑實繁幕府誇張太甚有此四弊故書勳最難古者推轂之將人主所不御也後世功在邊境猶必借助中人段頰谷盡山空延譽之力也盧植檻車俄至銷骨之毀也人主行陣未親之故也邊將捐軀于外宰輔持衡于內有趣賞奇功者卽有慮生啟戎者或曰軍賞不踰時

或曰懲而比後患望之之對要功萬里之外劉向之訟久控刀筆之前大臣意見之殊也大將破敵不能不有鹵獲近習求索不得則起險膚之訟或微言巧詆或露章排妬吏士未歸蚤已移書詰責昔人有云破敵誠爲大慶臣身更受咎累此中朝沮抑之故也揚威萬里之外往往虛張羽檄妄指渠魁罪人斯得久則猶存隻輪未返捷書飛奏鑿空無人之境沈碑絕迹之川取笑遠人流僞史冊者不一而足此幕府誇張之習也又其甚者功賞未行罪戾已及屈捐命之烈腸爲敵國報仇俾遺寇酌酒相賀戎士切齒腐心其爲絕痛可勝道歟且

立功既難居功尤難李泌對德宗之言千古勳臣所共聞而泣下也周公教成王治洛首以紀功爲言非無意也殷人先罰後賞故制官刑以儆有位迨至末流必有酷烈之禍周以忠厚立國反其所爲紀功之令先於設辟所以變殷法也且開國之初不爲刑書以肅官常但求有功之臣而褒賞之亦可使良士知勸民德歸厚不煩戒敕而狴狴可空獄吏可省矣於斯時也虎賁既脫劔世臣就藩服所云功宗乃文臣之襄治者也後世武臣有世爵而恩靳於文臣非其義也旣已列名元祀配食大烝則從享之恩亦非畸屬佐命後世惟以佐命爲

元功鮮及後起亦非義也故知洛誥所載乃記功之要典是以周公詳之也定矣大吏汝味不心貪我爲不
類以吏治篇第十九
董子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然其原則有由矣人主好勤政事且重親民之官受職出牧咸得覲見勞問考才器長短稽在職勤惰嚴助久不聞問爲詔以趣之壽王不稱在前賜書以詰之兼以禁網疏闊吏議公平懷才抱藝無不直行厥志謹身廉平以自致所長此時天下良吏雜然並出矣若百姓任罷日苦官常寵賂滋章欺

謾便巧爲上考鷲猛殘賊爲強健先期賦入爲稱職操
金暮行爲補過安靜之吏見爲風采不揚經術之士曰
以迂闊無用於此時求良吏是猶閉其津途屬望輻輳
也故欲求吏治必以朝廷爲本然四海之大郡守縣令
之多旣已遠于闕庭而欲微察清濁則大吏最爲樞要
焉昔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民仲山甫賦政于外四方爰
發卽其任也大吏好仁下皆爲仁以悅之好廉下皆飾
廉以奉之好禮好義下皆守禮慕義勸不以爵賞懲不
以威怒此方良吏必多矣大吏好利下必貪好名下必
僞好刻必相殘好察必相搆言蔽於矯僞行衰于鮮終

此方良吏必少矣良吏旣少倡導無術更以舉劾行私
臧否盡易勸懲俱爽以此澄清吏課猶卻行求前也故
欲求吏治又以大吏爲本治民之人所操者法度也所
扶者公理也大法無取小惠公理無取私恩君子之類
爲善之行法之所尊義之所重也小人之類爲惡之行
法之所誅義之所賤也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爲善爲惡
向背之幾盡其力以防於微悉其心以養于樞不以爲
民事以爲身事不以爲身事以爲君事不以爲君事以
爲天事自視其身與天合德則能爲天之事矣則能存
天之心矣使民氣安靜不待鐘鼓筦絃而樂民風醇厚

不必五服之屬而親民德端莊不必宗廟之中而生敬
官署之側而生敬官署之側而生畏非但塞其竇穴扶
其傾侈小事悅人大綱則害人也故治民而民悅者後
世之良有司也治民而民忘者上古之良有司也凡長
吏到官之後能使公庭之上多事變爲少事有事變爲
無事其爲良吏爲清吏不待言矣康誥曰若有疾惟民
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欲去惡足矣何必如
疾痛在身欲遷善足矣何必如父母保赤蓋以吾精神
流通其間然後民間爲之鼓舞爲之戒懼爾民之于上
理所不可望其屈法不可得也可以循理而偏違焉民
始不服矣力所不及不能庇焉不敢怨也力所可及而
偏靳之民始怨矣昔召伯聽訟甘棠子產傳謗鄉校豈
好爲盡下之名亦云可以盡己之處無不克盡焉爾夫
民猶體也君猶心也民有願欲無不問諸君猶體有所
須心必營之君有失德沴氣必及于民猶心有於邑顛
顛必著于體也良吏與民同苦樂者也貪吏與民殊苦
樂者也良吏安則百姓安矣教化者朝廷之矩矱廉恥
者士人之藩籬風俗者治亂之符節三者相須爲盛衰
然其機要不在人主而在有司也風俗之壞不過數端
尚奢侈則俗壞好詐僞則俗壞多游民則俗壞多浮士

則俗壞簡倫常則俗壞亂是非則俗壞不堪上之徵求則俗壞數者非一日之積也識其端而預杜之則在有司矣其次貴賤之等淑慝之辨不可不明也夫貴賤有定位者也淑慝有定行者也爲有司者淑慝之辨不明因而貴賤之別不重所謂淑慝者由乎愛憎所以愛憎者由乎熱利淑慝亂矣旌別悖矣彼昏不知猶復機心待物盛氣決事機以濟墨氣以翼猛幾何其不大謬也其次民間親戚故舊之訟最不可苟且聽之此風化所由成也孔子爲司寇父子之訟不取速決久繫以動其良心韓延壽爲潁川召郡中長老人人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疾之道其爲馮翊痛自刻責以化兄弟之訟田者陸九淵人倫之訟剖決旣明使自焚爰書以厚其俗皆以動民之天性而不專恃號令刑辟之效也蓋民無不畏法者法之將壞紕繆居多如繩之將絕不能縛物也有司更加以苟且是引將絕之繩縛難繫之物健者放逸莫追所繫縛者跛躓而已法所以益壞也則莫若就其近乎天性者正之所謂天性者無過親戚相愛故舊相卹今舉相愛相卹之人而至相訟是以不可苟且聽也禹立三年百姓皆以仁遂焉豈必盡仁上好之則爭先爲之所以悅上也而俗從此美矣夫見

諸習俗爲美惡者卽藏諸心爲理欲者也在人者此理欲也在己者亦此理欲也美惡之別以理欲辨之則精以在己理欲辨之尤精心乎愛民可使情欲之私莫不以理行之心不愛民則循理之初幾猶且流漫爲欲況其動於欲者乎宜其習中有不可攻治之病而淑慝無主淑慝亂于上習俗壞于下矣夫民易治而難測者也耳目不拒號令形骸不拒鞭笞心術之微偏能藏奸藪慝不可洗滌聖王畏其然故齊之以法必使知戒道之以恩必使知慕其用法也痛懲焉以祛前非慝舍焉以觀改過不痛懲則迷誤不覺不寬假則善機不遂若一

切嚴酷至於法不勝奸威則有之不能使知戒也其用恩也良醫之門不拒病人隳括之側不拒枉木不以我之全拒天下之偏然後天下之偏無不受全于我非我恩也要使知慕而已矣是以必動其天性蓋天下之理形聲皆有方惟氣則無間有方者尺寸不可踰越無間者幽顯皆可貫通故承事鬼神皆用氣相感而無取形聲天性也者存乎法令之前而行乎法令之中與人相入猶氣之感神也若夫用法之際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足矣不在嚴酷也酷吏之名前此所未有始於西漢之初蓋承秦人餘烈亦由其時任俠之風太熾匹夫睚眦

擅若王侯雖天子亦惡之故爲吏者錄其不軌之行舉
族論死不爲寒心蓋以除人主所忌遂致激越過中虎
冠屠伯又其因而已甚者也今車書以內莫不畏罪遠
法無任俠奸人無豪宗巨憝彼嗜奸必取之風安所施
用乎且淡刻之姿多具偏至之性事情未洽苛忍必用
是以鮮能持平故史家之論皆云暴戾恣睢卒以凶終
謂其所治者小所亂者大也董子曰君國之務莫大于
崇本本崇則君化若神不崇則無以兼人蓋本源未清
則議寬議猛不旋踵而害生不鍾於邪反鍾於正苟能
崇本一夫得情千室鳴絃何慘毒之足用哉故曰風俗
之事不在人主在有司也人不安所利而安所習習實
爲常雖利所不在亦安而樂之利之所在亦畏而避之
聖賢立政度其所安予以所利人苦愚樸作器用以適
其情人苦漸詐制禮以返其初意在與之相習故也若
驟奪所習授以所利如奪小兒乳哺授以餐飯餐飯者
終身之利也乳哺者襁褓所習也需以歲時習見餐飯
之美不覺免乳之苦若一旦奪之猶且不堪況奪其乳
而所授者乃堇荼乎詩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
之言岐山之峻而有坦途可遵猶人君之尊而以便民
爲法故子孫永保其基也古之人不敢輕言變法必有

明哲之德於精粗之理無所不昭不獨精者爲之地卽粗者亦爲之地有和悅之氣於異同之見無所不容不獨同者樂其然卽異者亦樂其然然後可奪其久安之法授以更新之制而民不驚顧不謹諱也若計之未審人不能行出之不遜人不樂從概以掠治齊之民有至死而不服耳貪暴之吏往往借不可慮始之說恣其鷙猛不思利害之幾雖難悉義利之辨則明甚所云不可慮始者行義而不可使知也非放利而人不我從也子產取衣冠而褚之使侈肆者不敢服其服取田疇而伍之使兼并者不能侵其疆此豈放利而強使之乃禁其非禮以從義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故爲不測以牛羊用人如管商所云也言反覆開喻猶恐不能盡曉姑使率循號令從吾所爲以免狂奔之失蓋憫其無知非幸其不知也僅可使由故教化宜亟在我者不可不盡不可使知故不忍忿疾於頑求備於小過也若故爲不測之令掩取無知之民俾操下如束濕豈聖人指哉

選舉篇第二十

貢舉之法所以官人官人者所以治人也楊綰曰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故能律己從政化

人正俗若此者斯致治之人也三代興賢尚矣漢初賢
良之目猶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
稱首亾何守令非人故所舉皆謬而其法壞魏文帝易
以九品行之既久至于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而法
又壞夫賢良取士何以善謂其所以取人者卽所以治
人者也九品中正去古已遠然以本州先達爲中正猶
有古者鄉先生共論賢能之意然終不如科舉之法歷
載尤多者以其所試之書莫非先王之道所試之言莫
非明道之言道者治人之本從事於其本故其法最可
久也夫古樂感人心移風俗故三代以上學士童而習
之國家卽以此取之周禮大司樂是也後世制科之文
用以取士故感人亦深其移風俗亦易程試之官當以
先王中和之理爲論文之規矩繩墨使從事於此者莫
不竦動天性之良翱翔禮義之囿薰陶芳澤消釋鄙吝
其人固可嘉其事亦可重也今也不然或取流漫之辭
或取纖曲之慧或取諛聞之辯又有都不論此但如樊
儵所言率取少年能報恩者宿素儒宗有意不錄尤可
歎也夫貢舉之人欲其明經義也經義果明伊周之業
不遠而致不明經義雖有桑孔之籌筴郅都甯成之威
猛適足亂天下況區區決斷徵斂之末才乎夫勇力橫

擊之士感蔭蔽之恩而欲顯報其主今以道義之名致之而不獲其用者所用非所求也取士之法有初基之制有承平之制一代之初徵聘選舉不可偏廢徵聘者所以羅高節之士選舉者所以達有用之才也有徵聘而無選舉無以塞私門之竇有選舉而無徵聘無以致深沈之養充庶位者不可不任羣賢則選舉爲急當大任者不可不求大賢則徵聘爲重明太祖徵宋濂於金華聘劉基於處州下姑熟而得陶安入金陵而禮陳遇皆不在選舉之列者也燕昭王尊郭隗以招賢秦昭王納范雎於說客唐太宗以條事識馬周宋太祖以上書知齊賢亦不在徵聘之列者也總之不得其人雖樊英許靖有高名而無用既得其人雖飯牛叩角不嫌自呈此初基取士之法也承平旣久商山之老不復憇遺密令之賢悉皆召致年少氣銳而嚮用者章交公車挾貲懷璧而質官者私門成市非限以科舉則雜而多端矣此承平取士之法也漢時賢良對策之言天子大臣或采取而行之故名言讜論往往出其中魏相稱引韓義之忠霍光用延壽爲諫議此以對策之言用之非別有薦舉也光武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人樊顯稱漁陽太守張堪之賢帝歎息良久

方欲徵堪會其病卒下詔褒揚此人主親覽對策之文而施行者也武帝曰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此人主不泄對策之文使人得極言無諱者也後世策士者以文求對策者以文應連篇累牘要皆無用但聞有犯忌諱而罷斥者矣未有因敷陳而施行者也是以其簡悉可焚也夫對策之人皆四方有識之士所言卽四方弊政與民情也不於此寄耳目則所云闢四門者更於何求且居官之人彼此更相左右互爲耳目必有不敢盡言不欲盡言者雖章交公車要皆道諛與搏擊道諛則爲黃霸之虛僞搏擊則爲息夫躬之詆訐雖連章累牘又多

不情其簡亦可焚也夫草野之賢如梅福張齊賢以布衣上書者鮮矣其間至者又皆有故而言有因而至有中人之助而後發若不求諸對策則四方民隱與草野虛公之言皆無由至雖有合宮衢室亦虛名爾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于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爲君相者兼采芻蕘於對策之時則四方人士何渠不如三代耶

朋黨篇第二十一

朋黨之說蓋中葉以後主威微替士習漸乖舉錯失中公論湮鬱於是賢人君子各從其類相爲引重期于翼正直扶綱維小人不悅遂指爲黨原其初起尙微探主

心不敢樹敵。何人主不察遠，以爲附下罔上。臣之大患，一切過爲之防，而防閑小人心，反緣此多滲漏焉。歷考往事，甘陵互相詆訾，未嘗爲排擯計。其後宦官專政，賢者不服，遂激揚名聲，品題標榜，牢修朱並先後發。天下之大難，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其患中官外臣，執不相容。士大夫之間，未有操戈相向者也。唐牛李之事，彼此傾軋，垂四十年，其時宦官之執，不下於漢，而二家之士，無一人附以自固者。是以賢不肖之分，未有所屬張的而射，不過當路數人，不及天下厥後，白馬之慘，乃強藩將叛，妄設罪辟，誅夷天下忠憤之氣，非復兩家餘燼也。若宋之仁宗，其君不謂不賢，法度未甚陵替，朋黨之說，忽起于士類之相傾，亦旣稍平矣。而戾相作輔，招引非類，遂至門戶大分，更五世而刊名立碑，死徒禁錮，要皆君子偏受之人，非宦官而忍甚於宦官事。非叛逆而機深於叛逆，卒至羣小晏然，顯遁袁紹，勒兵之誅國命，斬然陰逃文蔚，奉冊之醜，自古黨禍之酷，未有如宋者也。昔之憂朋黨者，或見諸章奏，或見諸論議，其最切者，以爲激人主之怒，而空天下之才，孤人主之執，而挈天下以與人，痛切若此，終不能回黼扆之意，養和平之福，以其所持之說，要皆開悟君心，未嘗舉士大夫居身服

官之正理以爲箴砭也易曰同人于野亨又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其此六二之德在象則亨在爻則吝其說何也蓋君子立朝人之同乎我者莫不得所依歸我之同乎人者未忘有我之私則亨在人而吝在我蕭望之是也鄭朋欲附望之先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誤納之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大怨恨遂入許史以傾望之此外則歐陽脩近之濮王之議爲眾論所詆喜蔣之奇合意因引薦之之奇旣進遂訐脩以自解此皆同人于宗之過也故爲君子者必謹其嗜好清其徒類峻其藩籬以人事君而不出於接引後進之私在下

獲上而無存乎攀援依附之志好賢如緇衣而非養交馳名疾惡如流迸而非伐異爭勝忠於國則同心勇於義則同行舉筦庫而不交利屬子景前哲而非傅羽依蘿抗志不失于矯激和衷不墮於繾綣所以免于宗之吝也揆厥所由皆在政化春秋之義道術政理皆歸於一以人臣而營私交政理之不一也棄義爲佞棄和取同道術之不一也泰之六四所謂翩翩相從者何人也位高者爲之倡而始進者慕之游從賓客復奔走馳騫於其間刺探升除干說禍福調解異同假借恩威又有處草野之中亦耦俱竊談道聽塗說某某爲同心某某

爲同彙某執牛耳某樹赤幟誇耀閭里之間眩惑郡縣
之吏所以徒類不清蘭蕕並處子曰利口之覆邦家非
其人乎昔房植周福之門互相謗訕劉班殷鐵之客不
通往來四賢一不肖之詩作遂有朝堂之榜一夔一契
之頌興幾致斲棺之禍此豈賢人君子自致不測之罪
哉皆賓客之爲害也具卓識者不近亂門勵高節者不
入私幕惟淺衷弱植之流然後見利而趨聞聲而附故
義無私交所以杜朋黨之門必也大位之老不在謝絕
私謁但能不以薰灼致人而以淡泊親人則奔競之徒
自不至于其門一命之士以遠大自期者亦當慎擇交
遊各以職事相勸道義相稽自此以外則出乎公門入
乎私門出於私門入於公家自無朋黨之累矣書曰人
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朝無朋比皆由君德之正此尤探
本之言也

辨姦篇第二十二

易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司馬道子之謂也又曰突如其
其來如無所容也爾朱榮之謂也是其爲惡有形故禦
之有方終于不保其身天下亦不受其大害若夫爲惡
之迹甚隱人主入其術不悟害在天下或數十年之遠
甚有及宗社者雖禱杙之史有所未紀雖八奸五蠹之

說猶未周知然而得成其惡者由辨之不蚤辨也小人
之爲大慙有侵奪主權者有腴削民生者侵奪主權者
市恩於民以厚其勢至其極也攘臂而竊天位於己齊
之田氏漢之王氏也腴削民生者固寵於上以盈其欲
至其極也拱手而授天位於人吳之宰嚭宋之蔡京也
其事不同其於亂一也內結宮闈外結同列蠱惑君
心以聲色財貨此佞臣之竊國柄者也內箝制中宮外
箝制人主興大獄以誅鋤異己此權臣之竊國命者也
權臣之始必以佞悅爲媒徑佞臣之終不以權執爲窟
穴不已方其爲佞臣也多方邀寵以市君權權有所歸
則與君爭權以固其寵其邀寵也默與君合所善者進
所惡者逐以君爲悅君亦樂其悅也然而進退大權竊
之去矣迨其爭權也則顯與君違使附己驟升而守正
不調明示天下以進退之權不由君而由己權移于下
君雖欲裁其寵不可得矣此從來奸臣篡竊之術也怨
仇必報美官必爭金錢必貪其所譽者未必不爲排擠
計也其所毀者未必不爲援引計也其譖人也不必多
言一語中微卽深入而不可解或摘此人之短正以中
傷彼人所攻而去者一人所撼而去者數人人主無由
知也以平日相毀蓄憾乃微示寬容旁假意旨使相招

附其人苟立節不固畏威慕執轉而相從蓋相毀不可
殺也得其相從之迹而殺之是爲殺其私昵以此自白
人主無由知也其引人也旁引曲說使人主入其彀中
而以已意用之不必植私之迹而有樹恩之實人主亦
無由知也其攬權也不問位之高下視權之所在則趨
而據之他人雖位處其上而權不在焉拱手而奉其意
指迨其權之稍去則又因事改制以分他人之權人主
亦無由察焉四海九州之奉君所自有也人臣賄賂勾
奪取非其有者也彼小人者傾內府之藏以賞賜後宮
傾外府之藏以資給衛士然後後宮衛士合爲一詞譽
之而賄賂勾奪歸焉以君所有之富貿取非其有之富
人主不悟猶謂之忠其交相悅懌者誰之貨財人主之
財也其互相貴顯者誰之官爵人主之官也人主不悟
猶爲去其所惡從其所好不亦謬乎其未得志也奉行
正人意旨倍疾於他人其旣得志也排擊詆訶不遺餘
力加以參夷轉徙猶若未盡不惟不畏人言且欲人之
有言然後可以誅殺屏斥之威明示天下後此無敢擿
發者矣欲沮君子之進無可爲計而興大師於境外以
爲時方用兵則不暇召用山林之士也欲報宿昔之怨
無可羅織則動搖乎宮闈以爲事連宮闈則疑似之人

皆可周內也多設大獄亦恐人心不服以一獄羅織多人則迹少而實多用多奸爲羽翼亦恐事幾多變用一柔從之人處乎要地以除異己勝用無限爪牙矣其用兵也喪師辱國天下大困原其初止於沮一君子之用而已其置獄也自小覆大由疏間親原其初止於快一人之憾而已禁絕野史更改實錄以愚後人耳目立久任之說斥仗馬之鳴以恐喝朝士不獨善傾君子又使君子相傾蓋以小人擊君子則天下不服使君子相與搏擊則操棄置者得以職事不舉之名黜之且是非之迹彼此各受其半天下後世皆在疑誤中矣欲除其所

忌先使言路攻所善則施於所惡不勞餘力矣欲塞言路先建白使僉議知夫中才之人畏威慕執不能自固臨以盛氣必且順從因以號于人曰此從僉議而來者也有時引君子共事非相欽慕也知其事之必敗故以君子爲己受過也或以解免前此所讒譖也有時附和權執以希大位既得大位卽微爲異同以求屏黜非能遠權執也知其望淺不可久據危地但爵秩既崇而事畢矣可以退矣所以不敢大爲矯拂不敢別立門戶小離岐以自爲地而已其情亦可觀也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言某公之爲也有不合羣望者其黨則曰不用

某公之言也每舉一事知物議所不可競出巧詐以先
爲之地雖有指撻無能出乎揣摩之外而彌縫已周矣
無事之時取一信以爲驗故投其隙以來言者之口人
主受其先入反以爲讒譖爲忤慎與小人相視而笑矣
以繼述祖考爲名其實則附會姦邪復崇重其所附使
人不敢議其非而彼所欲爲卽在人不敢非議中矣嗟
乎爲小人者若止疾惡善人不戕害百姓正士雖去亦
何所吝所可恨者意在行私故爲峻法使民生無樂國
執日頹故備載情形貽厥後世庶幾以相戒也

釋志卷七終

釋志卷八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教化篇第二十三

古者教養之法出於一詩頌后稷立我烝民與陳常時
夏並言也人之自養在治生聖王則養人以大順大順
之風行世天下情欲不盈公私各足蓋有天下者治其
基不治其末也斯人各求自養貨財流行於天下其勢
終不能自固一旦有方千里之水旱君之左藏尙有竊
指而睨視者況民間積聚乎則不順生亂也何養之有
人之教人在爲善聖王則教人以同風道德一而風俗

釋志

卷八

教化

同天下人心皆正而學有用蓋有天下者治其治不治其亂也斯人各自爲教刑名法術與仁義禮樂各用其師說以分爭王庭樹朋私里人心益壞矣則不同生亂也何教之有凡言教養者謹諸此蘇綽論治分教化爲二事牧守長令洗心革面扇以淳風示以樸素使百姓變變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欲之性潛消默化不知其所以然綽所謂化也然後教以孝弟使知慈愛教以仁順使知和睦教以禮義使知敬讓綽所謂教也蓋教則古今所同化則聖王所獨也古之教人者仁義以正其德禮樂以和其性文王之謨武王之功以通於治道祭義五教師氏六行鄉老三物黨正齒位族師比伍閭胥觥撻上所令之謂典下所秉之謂則要使民之身心無一日離此而詩書與師儒皆因是而發明之此教之目也居以定處若黨庠術序聞見一而異物不遷官以定業若藏修息游探討精而身心皆洽取以定制若德進事舉言揚趨向專而用志不分夙興夜寐起居飲食皆學之時鄉國天下皆學之地一身容貌詞氣立朝經緯臨民表則皆學之事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以無虛其時居鄉受學鄉大夫居州閭受學閭內致仕之老行於天下受業天下大人君子名師勝友

經生所處不遠千里從之以無虛其地要以遠聲名戒游惰慎陵躐禁誇張黜異端尊王制扶綱常以無虛其事不貴無用之學而朝廷之上鄉黨之間亦不尊禮無學之士其最要者學校之中尊道藝薄功利居其間者莫不以求利爲恥至於四十不惑遠利之志旣堅且定然後許之入官此教之義也變其氣質雖有剛柔緩急無不造於中正謹其視聽言動不使邪辟之幾自外而入藝種於心課以致知力行知以無所不聞爲其始而有所不行爲其終凡道德性命之微天地事物之變興衰治亂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故考之古以鑒得失驗

諸今以善因革始學之日卽習以治人之理使用賢治不肖用能治不能使甄陶于學者不獨文德洽四國亦能用力行陳問號令明肅謀猷深遠出師以律成功而讓有將帥之才也收斂威儀使容貌莊重器宇不佻優游服習潛移其心志不躐取榮膺矜尙口說措諸紛擾之交而無疑撼也故人才之多凡三公百官皆得其任而道隆德峻者天子亦北面問焉其入人之深雖數更衰世忠孝廉節之義晦而愈明鬱而彌發委裘而朝者折札之命猶足奔走天下舍車而徒者危言折首猶足屈讐暴厲不見利而遷雖舉世皆集於苑而歲寒猶爲

之堅守不與世升降是以禮器雖湮而存乎人心者猶在也雖槩化之人累世弗賓而聲教所及皆順長道以自屈既衰且毫無用於世而越境之大夫猶必咨以典故文獻在茲焉此教之益也要以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威儀維則君之教也纘乃舊服臣之教也凡職在師儒者所處無邪行所存無邪思師資於人益知己所未至應人之求則資諸己者不可乏也是以小大樂從人有定志也教化之患莫大乎人無定志而心馳外慕因選舉思爵祿因爵祿思權勢因權勢生奸邪家誦六經之言人爭功利之末上之人雖有臨雍拜老虎賁執經之盛事而士之所志絕與人主意殊甚至主持教化之人卽大壞廉隅之人積漸以往天下蕩然禮義不足悅其心官爵不足滿其志財貨不足充其求則浮慕教化之名誤之使至此也古者賢不肖之辨先嚴于鄉校至有屏諸遠方終身不齒者後世師儒之官雖具鄉曲之教絕疏善惡漫無所記勸懲格不可行雖遠屏無庸復施而訓迪實亦未盡厥術也今欲敦敷教實事宜取所云六禮七教八政之屬朝夕申儆又以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合一鄉之士課以誦習而力行之以方正老儒致仕大夫董率其事

佐師儒所未逮不以興賢多寡爲殿最而以諍訟曲直民風淳薄爲勸戒所攸分昔時書院遺基學田舊業義田疆畝凡在鄉中者皆興復之此解縉之說而後世可行者也學校之中所當禁者天文讖緯耳其餘一切時事所以使博士弟子明習練達以待世用者胡瑗特設一齋肄之今則朝臣奏章七政行度郊廟儀節燕享樂章之類目有未覩耳有未聞甚多所習者寡所疑者多何以平衆論決是非也董子對策謂天之所生不能粹美須教化輔之其說未盡善也粹美之質孰有過于天所生者聖王立教蓋返其固有未嘗益以本無奈何歸

功教化詆訾天命乎古者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均此人也故不獨教士亦且教民一鄉之中樸魯人多俊秀人少多者無與乎文采之觀少者獨抗言聖賢之事何怪乎一傳而眾咻也惟使在家之人樸魯無文者莫不教以孝弟忠信俾其從容燕語無非是事旦夕觀感最爲親密然後子若弟之俊秀者亦不墮浮華之行文具之習此先王教化所以必達田野不獨鄉校中也

愛養篇第二十四

古王者之服十二章有粉米焉取其能養人也近民之

官曰有司之牧夫牧知養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而之
焉君牙司徒也祁寒暑雨之咨載諸策命秀民之爲髦
士者皆出于農而工商不與焉然則三代所重可知矣
易曰鼎養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元亨耳目聰明者決壅蔽也四方風雨水旱盜
賊之事日進君前儲蓄賑救之方日研諸君心則耳目
聰明矣柔進上行者流豈弟也民間耕作織紉教子娶
婦養孤長幼人主視之皆若一家之事使民忘嚴父之
尊樂慈母之親則柔道上行矣應乎剛者羣賢爲之助
也人君不親養民之事屬之大臣大臣不爲食以待來
者分職以任天下之賢天下之民由賢者而得養車書
萬里朝奉聞而霈澤夕下則應乎剛矣古之養民者以
五行爲本五行相生本乎天道人君政足格天使陰陽
無愆伏民間之養自食其力而各足不若勸農之詔靈
雨桑田之駕有逮有不逮也其施於政事斥山澤之利
通有無之貨奏艱鮮之食課五種之殖勉婦作之功榮
茂滋碩皆有方略又爲勸戒之法四支常習於勤勞室
家不狃於惰慢凡土鼓葦籥迎寒迎暑之章皆人君所
奏御而後宣布民間朝夕謳謠以作其氣於南畝使民
用己之力食天之產豐亨豫大以樂其生又教以禮義

使遷善而遠罪立制度差品以定民志禁奢侈奇淫以無靡其財黜有司培克以長守富自士以上度德而授位有其德者必食其祿所食之祿必稱所須之用自士以下程力而授事所任之事視其力之所勝然後足以生利利生而後可自養也民以力食士以德食力勤者食必足而怠者不能半也德盛者祿必厚而薄者僅自給也民不競所獲而競所事祿不豐於求而豐於德民足於食野無桴鼓之鳴士足於德官無碩鼠之刺此聖世之澤也聖王既遠經制盡廢民不安其生有旦夕之心鮮終歲之計棗糲猶未裕輒爲酒醪以靡之婦子食未充而蒲博之好偏淫奉養不免諄語而姬巫緇錫之費不會難得之貨無用之器日陳市道而官不知禁菽粟流衍地上無不儲峙以待輸將而竊食其餘如雀鼠耳西成之時里胥催科到門稗販隨其後而居積焉下其訾算以與稗販流衍者一朝盡而無食自若矣兼以犯王者之禁肆圍奪之強一旦罹乎法網則田宅荒蕪資產蕩絕所以貧也欲勢者輸粟而易官任俠姦人食亾命而買其死力富商大賈億萬之資寄諸舟車一朝傾覆化爲流塵所以貧也守道之士饑寒不能自克遂自棄於凶德出而爲官必至侵欲無厭使閭里蕭條杼

鼓不息亦所以貧也祖父貪婪子孫習見益甚苟利鏹
銖死生以之至於掩盜跖之藏居邊關之物竟輸掠之
事彼其身之不恤何有貨財亦所以貧也皆由上之人
失於經理故至此也且天下治亂家道興衰可以氣象
卜之地力有餘生物茂遂者其國不亂其家不貧地力
衰竭物產不傷自耗者其國必亂其家必貧故爲國有
將盡之氣而調燮之功不可緩也爲家有將盡之氣而
攻苦之業不可怠也盛世君臣審日星寒暑之度察鳥
獸草木之化非以知物候也以正天時和民事也慰勞
田家服事之勤道達井伍忠愛之意非爲此繁細所謂
以和平之風消釋朝野怪慝氣也蓋勤勞者小人之職
其貨財流通室家相慶則君上之澤假令政治旣衰王
路蕪蕪耕桑雖曰如故而氣已蕭索情已慘傷矣故勤
勞非疾苦也盛世則爲勤勞衰世乃爲疾苦至於疾苦
則物力已竭民風必哀非賜予所能和輯非威刑所能
整齊矣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
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爇火是以
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
有君如此民間卽不勞苦豈能樂生乎漢文帝曰朕親
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

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又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多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有君如此民間雖曰勤勞自不至疾苦矣故上下相親者養民之要務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以全理舉之海內無復有貧民不過甲乙之家相爲代價此有遺秉則彼有懸罄也數始於一而盈於萬自一至萬自萬歸一如環之無端知理數之必至者亦未肯以不足易有餘也且天地之氣有時而贏有時而絀當其贏也萬物皆贏當其絀也萬物皆絀民生其間不幸值窮絀之會非饑非寒無以避災屯之氣而合乎天地之正

氣雖黔婁與猗頓同無如何也夫民間衣食之具取於天地所生原不至乏絕所憂者無法度以相治爾王者以虞廷九功佐五行之令以洪範八政象四時之權又有十二荒政以宣乾坤六子之鑿但使天無愆陽地無伏陰君無秕政民無惡俗所生者旣遂所有者皆安夫豈有失養者以天下之物養天下之人卽以天下之人愛惜天下之物故物無朽蠹人鮮狼籍又豈有失養者遠方所產皆王者之用民間所生民間互相爲用此以天地之美利成王道之平施也貴其珍以表異賢能惜其餘以充滿兩間此以王道之裁成返天地之綱緼也

世俗之說非管商無以裕民不知歲棄其次而淫於元枵則饑虛必見謂才臣之心計可以浮於天時吾不信也又不然者氣之所窮有竭絕之處亦有鬱積之處或有姦利富厚良士饑寒豈可謂天富淫人哉天地之間人之與物皆相生相養無自生自養者鳥獸猶樂其羣而況人類乎政煩賦重民不聊生遂有捐親戚絕人事伐桑棗破釜鑿壞藩牆決渠瀆掉臂去鄉里者以爲天下之大當不使一夫無所託亾何一去故鄉浩無所依望恩於人而莫之恤思轉死于邦族而舊逋尙存展轉顧慮長爲流亾而已矣考古循良之治有撫定流人者有就流人所在募耕廢田者有隨在許其附籍而以主客之戶差其稅役者無返召流人復歸舊業者蓋此中有甚難焉非州郡所專也必也蠲逋負別汙萊弛山澤三者宜得請於朝修渠堰謹隄遏通有無嚴求取勸親睦息訟爭戢盜賊肆災眚入者宜行之以誠庶幾先王還定安集復見於今乎若忿其出亾峻其株累執其父以跡其子執其兄以跡其弟執其姻以跡其亞執其鄰以跡其伍采茶薪樗籍捕輒至人與人爲怨家與家爲仇天地生物之仁幾於盡矣先王六行之教適相反矣書曰徂厥亾出執詩曰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有心世道

者不忍見聞也開渠灌溉爲利大矣古今所傳兩周相
紿秦韓互間雙渠交溉二江分流三犀刻於水次兩鵠
言於陂中鍤舉而龍見隄下而魚鬱隄闕數十卑流倒
爲潢注水排百里高岸鼓若雲浮萬斛之泉必行千頃
之野一石之水當得數斗之泥避崩崖而穿坎變瀉鹵
以行稻刻石分界以防其爭表地植臬以測其平游淀
澄洗於鯨波巨防屹立於神渚皆載在史簡稱美前編
亦養民一法也

租庸篇第二十五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
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布縷取於夏
粟米取於秋力役取於冬後世兩稅三限其遺意也先
王之法本乎典禮稽諸故事訪於國老度國用已足有
餘皆藏之民間不設財賦之官凡虞之九臣周之六卿
皆無筭財之命庶土所產多奇異之物則限以底慎穀
土所生雖無奇異而有差別則殊以三壤取民之式書
諸史冊銘諸太廟後世子孫侈心甫萌凡司會之臣直
諫之士得舉祖式裁之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
此先王取民制也周道衰微暴斂者多春秋書稅畝曰
初始事之詞也丘甲田賦曰作曰用非始事之詞也蓋

碩鼠衛風也鵠羽唐風也大東周詩也人情之苦甚於
稅畝多矣山林藪澤之利虞之既盡萑蒲薪蒸鹽蜃之
屬久且斥入正賦民間服習以爲固然不知其所由來
降而益下取天下之賦爲人主私藏至其用之一朝之
費當數代之功莫不過於浮侈竭于漏卮竊於慢藏織
造賞賚齋醮土木無日無之而鯁鯁焉憂不足皇皇焉
議加賦不思其所加者皆民間朝饔夕飧也古者地有
遺利而不見不足後世算無餘策而不見有裕則不知
存諸民間之故也又其甚者據亂國之籍以爲成數夫
亂國之籍何可據也天下大亂暴斂者多按其籍而責
之則惟正侈矣又有納土請吏者僞增賦額以取悅天
子如錢俶所上圖籍都非實錄此因天下大亂其數日
增者也言利之臣後先各操其勝如陳傅良所奏熙寧
上供歲額增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率增至數倍
此因計臣媚上其數日增者也以此觀之故籍焉可案
也夫絕民用以資王府猶塞川源而爲汗濱奪吏祿以
益度支猶割肌膚而飽盤餐但惡下之有逋責不顧上
之有朽蠹但知役天下自奉不顧役天下以奉不急之
務且以奉無用之積也水土之產日陳而義倉義助責
之民間山澤之利盡取而括隱漏搜伏匿乘傳而行天

下休息戰士所以愛惜民財汰之未精而養不耕不戰之士適足匱乏民財豐殖物力然後可招致賢士教之無方而聚養交馳說之士適足凋耗物力嘗以古事觀之能聚斂者未必能富國也能富國者未必能安天下也富在筐篋府庫則上溢而下漏富在大夫之家則本顛而末蹙富在市廛則金生而粟死必也富在四野然後貨財流天下安矣理財者不可不辨也力役之征原在布縷粟米之外蓋其爲法以人供役不取代於輸錢是以役法不得混於賦稅之中故不得借役人之名以加賦也楊炎變爲兩稅庸與租調同於取錢庸不取力而取錢遂使有司先于庸錢之外取人之力復以傭力之名責人之錢役法田賦混爲一致有加無已所以大庠之後爲時未幾庸錢不除力役如故凡熙寧元祐所爭皆楊炎已壞之法也由今觀之租調者賦也庸者役也三者旣變爲兩稅矣兩稅之外庸錢不除天下之人明知免役不可信矣何以免役之令安石行之亦復有稱善若吳蜀者倉庫綱運役之最苦自宋以後諸役稍食皆與正賦偕供矣而倉庫綱運顧其重者何以復責諸民間蓋始以庸取錢久而錢自錢庸自庸也後之人又復以錢免庸上之人又復配庸以責錢名以實去實

以名存名實相生如律呂之無窮公私皆借役人之名以加賦爲百姓者媮取一時之快駸入深淵而莫覺也古之丘甲田賦皆寘庸賦中又取庸賦外者也總之賦外之征必不可雜賦內溢於其外數雖多易去也藏於其中數雖微不易去也溢於其外良有司心乎愛民下車而去之立盡旣已斥入其內簿書文案爲據已多雖良有司不能一旦削去其籍其害始無已也然天下之事法之爲害有限人之爲害無窮法之爲害人爭言之言之惟恐不盡人之爲害人未必揚言之言之亦未必能盡也且害未至而預言則其說鑿空而有不盡之慮

害已至而後言則主者力能阻抑而人有不盡之說故天下之患常以言其所可言不言其所難言遂至難言之害反以有所言蓋之而其害遂隱已成之患別以一患代受其攻治而此患益淡夫取民者法也不忍多取者法外意也法外之意所以維法一日不謹則法必壞謹之則在持法之人禁絕寘庸賦中取庸賦外而後可望平治也昔之畱心賦稅者其得失可略舉也楊炎所變之法凡海內郡縣皆於大厯年中取賦入最多者一歲以爲科率一州自爲一例諸郡不必相同此其立法卽非公正之心畫一之指矣迨其行之旣久弊端迭出

陸贄疏陳皆知爲敝法矣其後李翱平賦一篇林勳本政書十三篇最爲周緻翱之書具在未聞舉行必其不可行也勳書云使民三十五年而一役又云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與民然昔人以爲其賦過重恐不宜於後世則勳法亦不可行也元太祖初定中土命耶律楚材更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利以進者則今已重矣未幾果稅斂日增楚材極力辨論言與涕俱而其主弗聽夫以楚材得君尙不能格欲利之心況芻蕘乎吳鄧錢布天下賈誼進收銅之說卒

不見聽強藩寵臣猶以塞其利源格沮辰告又況利在人主者乎由此言之書生焉可議國賦也國家必財用不足然後加賦爲人臣者欲以口舌爭之當事者未始不陰讐其言而事勢所迫亦必顯斥其議且國用不足其害顯而近不傷財不害民其利隱而遠爲人臣者引義而爭目前之害談久遠之利亦當身任匱乏之責使人主緩急可恃大臣經營有地此其爲說不更難乎是在爲人主者深長思也加賦一事無論腴削民生但此令一下適使上下相畏而不相親經制一改又使上下相顧而不相安夫國用不足一時之急也上下相親以

求國家自然之利則數世之裕也上下相安以舒國家
意外之患則又無窮之計也較其所得孰多孰少亦可
知矣有國家者安得聚一世聖賢相與共述先王之制
勿輕改舊章動心貨利以滋小人更張錯亂之端也哉
人主用財有其始則約後乃日繁者其約也當思所以
可約之由其繁也當思所以致繁之故則由繁而返諸
約亦可以意揣矣人主必廢成法而後可多取於民成
法一廢猶馭奔馬者中道而去銜勒也人所難測者心
也心所受成者法也上之人舍法而制於心人各有心
亦將舍法以求逞於上朝廷每下求利之令奸胥迎門
笑語貪吏握手相賀公私之費輪輓之艱物未至國門
民已困矣且無論及此也只此求利之心不可昭示天
下求利之名不可敷聞道路所以頃王求金春秋不啻
責以好利而深究其廢文王之法不克繼文王之體以
爲非小失也往時中官養花嚴冬之日納諸煖室以溫
之一時得花不踰年而槁矣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民間
微利盡取則水土無演物產必竭如此而天下不亂者
未之有也況天下之利不可盡取不惟取之不義蓋亦
求之弗得也縣官常自漁海魚不出復以予民魚乃出
太守詭人采珠珠遂遠徙後守不取去珠復還乳穴告

盡數載刺史令明而志潔乳穴俄復此亦有天道焉非人心所能屬厭也禹貢之書所重者貢賦也必本山川之形勢庶土之肥瘠合十二州爲低昂以爲田者賦之母也舍田制賦弊必至賦有餘而田不足賦日益而田無從益也承平旣久賦有定籍不必問田所在子孫襲祖父之舊蒼頭間主伯之疏奸胥欺愿謹之懦移易登降於其間版籍雖具有賦存而無田者有名存而無人者有籍載此人賦屬他人者有游移不定甲乙屢更必不可詰者惟司籍之史知之他人不知也一朝責鄉戶以供役則司籍之史故祕其主名以相販賣盈其所欲而後授以實籍其中最殷富而易輸者史則取以自入歲責鄉戶抑配以實其郭廓而已矣此皆以賦繫人不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端倪也必也盡天下之田畫之爲圖圖藏於官副在民家名田之人注於圖下十年而更書之圖則不易本田以覈賦表人以覈田自升斗以往必質於庭有司公平仁恕盡歲時之心力治其縮朒與附贅然後登於札而圖籍可定也然圖籍之始亦難言矣柳宗元曰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征賦亂又曰檢之愈精其下愈巧蓋地有肥瘠則賦有輕重人有賢奸則籍有真僞計多寡以制賦必漏版盈於阡陌

別三壤以差征必沃土書以不毛甚矣畫一之難也東京之初以度田不實自河南尹以下刺史守令坐死者十餘人蓋均賦猶易度田最難非至公彊力之吏不能取奸黠而窒其孔隙勿使以高爲下以有爲無以多爲少也稍有孔隙必成蹊隧惟廉吏塗其孔隙以絕其蹊隧貪吏則開其孔隙以導其蹊隧監司眩於民實是不敏也私其脂膏是不恪也如此則監司亦在罪辟中矣東京長吏十有餘人皆坐死大率由此其不敗者俟時而發爾故取民之制必使出於畫一執家如是編戶亦如是桀猾如是樸魯亦如是坐堂皇如是履疆畝亦如是令出之後不惟百姓不能肆姦黠卽官司亦不得行意指而後圖籍可定也理財總無善策吏良而民富皆善也吏貪而民貧皆不善也管氏輕重李悝平糴耿壽昌常平行之而善者有齊桓公魏文侯漢宣帝以爲君一時之吏無敢倚法以削是以適獲其利其他計臣之策旣非先王生財之道愛民之心矣奸吏承立法之敝肆其漁獵人主於此刻吝則激亂寬假則容奸或稍知其敝更立一法救之以爲一紙之令遂可奪奸人之魄不知貪吏蠹胥先事而爲之所矣何救弊之有故量入爲出量出爲入禁絕侈靡審擇良吏政之上也有事發

取之事已亟弛其征抑其次也奪下之利破人之積冀以益國用免乏絕次矣王莽之末政令煩碎刑罰酷深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聚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匿之浸淫日廣盜賊之害言利之終事也不特此也財貨既多爲人主者不能無事非開邊黷武則廣游觀崇宮室萬民之命畢諸長城之下萬國之家破諸叢臺之上雖四方無虞八風從律亦奚取此且從來言利之臣無不受奇禍者桑宏羊隕身覆宗爲萬世盟首固無足怪劉晏在貞元所稱賢者而爲時宰所搆先誅而詔後下不特此也子產有遺愛之名猶以加賦之故受謗於蠶尾時賢亦卜其亾家何則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輕去易亾不得祀其祖考養其父母依其兄弟有其室家貽害若此無怪乎倡此議者受禍良酷也先王重薄斂不重蠲除取平刑不取肆赦人主不以喜怒殺人不蔽要囚不爲忍焉用赦不以重斂困人以萬民惟正之供不爲虐焉用蠲漢時寬大之詔下於正月蠲除在先微斂在後是以民知其極官無所蔽若微斂在先蠲除在後大率官食其實民受其名而已欲富國者當使君民之力皆常有餘民之餘力生於君之約取君之餘力生於民之各足蓋政令緩急能使物價重

輕裁闊狹而取具不待輕賦而民力可供也峻其期會刻其校勘則損農利末損民利官之事多不必加賦而民力不堪故君民一體先王之政也王安石立法事事岐君民而二之先王之法求當人心而後行安石立法事事責人以必行所以事事爲人害也凡人欲勝則思聚財財豐亦能滋欲財不稱欲能無求乎財不足則欲空欲彌空則情彌劇劇以待發能無暴乎夫金氣旣勝則土病而中和之德微木槁而少陽之力弱中和微則人失養少陽弱則生不蕃貨財聚於上則天下皆空虛矣凡積逋之弊非奸民頑嚚無恥卽貧民饗飧不給者也有司急于考成默以貧民之逋均諸平民而奸民窺此敢於負逋平民亦效之敢於爲奸是以逋與歲增也又以朝廷數有蠲除未嘗返諸其人也要皆狙時觀變者受之而畏法樂輸者無與焉是使淳良常輸倍半之賦狡猾獨私浩蕩之恩爲法不平故逋益增也又或爲有司者苦於奸民難督別立苛法以補積逋使奸民有所逃避但使緩諸歲月卽有代爲之輸者而其習益固其情益銳其類益蔓延故其逋又益增也欲治此弊必嚴禁有司默配與其代輸然後一意繩治奸民豈有不克者哉卽貧民之逋舉而放之又豈有冒放者哉若夫

水泉池澤在常賦之外故月令特言於歲終不在季秋所頒之額又以歲有盈縮不可限以定數恐有可易爲低昂難於詰責故戒之曰勿或敢侵削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此先王綜理之周亦見此種之賦不宜列在戶口也

雜賦篇第二十六

自古言利之臣非真有過人之智措國計於不竭也率皆強取抑配以奉君歡捷取一己寵任甚有幻詭其名匿故迹文新意取彼湊此敢罔上而無忌憚者又堅忍爲心舉天下怨嗟歸諸人主日以負罪之身攘袂抵掌無所愧畏理不可勝則劫以勢或售以術以求法之必行是以禍深而不可解也夫天下之財日生者也金鐵之產山者不窮鹽鹺之出海者無盡粟帛成於人者與歲俱增羽毛齒革麗物者不脛而至不問何法行之莫不有利人主不思天下之利有自生之勢誤以爲計臣所經營封殖也而深入其說矣且其爲術也一人主持於上羣小揣摩於下各出智謀以備卒然之詰責稍有敗壞之端其黨蚤已彌縫民間冤痛直士規諫皆處乎其後而人主不省矣所以王安石之學不過使豪民大賈勿專朝廷厚利而嚴峻其罰以齊之酷烈其吏以驅

之其指亦易敗矣然得彼黨世守爲害數代雖有正人君子上書章下莫可如何其所傷殘莫不以九州爲量以數十百年爲期此如富人之家主人不親會計而屬諸蒼頭其蒼頭必紊亂會計之籌以侵主所有商賈稗販之家主人不履舟車之次而聽諸傭客其傭客必大私百貨之利而以留滯歸主此自然之理必至之情蒼頭傭客所私者主人之財故其術易敗言利之臣所賊者遐方之民遠而莫可叩卑而無可籲是以其術不易敗也蓋嘗聞諸桓寬之論矣昭帝始元中曾議鹽鐵權酷病民之事寬以爲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詞而後可盡其情也今計臣以偏倚之見湮羣議之源仁智勇辯格而不進雖使土礫化爲南金瓦鹵變爲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羊盡作狐白猶不能保蕭牆之內如劉陶所云也雜賦之大者一曰錢幣二曰鹽鹺三曰商稅錢之名類雖多盡乎輕重而已矣所謂子母相權者蓋物價侈泰則當一之錢數多而難舉是患輕也故利用大錢或當五或當十其數易校是謂以母權子若全用當五當十而無當一之錢民間纖微之物於以析用甚爲不便是患重也故宜於小錢以便析用是謂以子權母單穆公所云子錢當一之錢也

若後世私錢不足當一之數不可以子母論也後世以白金爲幣則當五當十皆可不用但嚴禁私鑄使當一之錢不至壅滯斯可矣盜鑄之禁非法所能盡也但使所當不償所費則盜鑄自息宋以陝西用兵鑄當十錢盜鑄如雲而起改而當三猶盜鑄也減而當二盜鑄乃息蓋銅費僅足相當奸人無所利也程子曰利多費省盜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此禁私錢良法也從來立法甚嚴而奸民不畏者有司愛銅惜工也欲銅輕而鑄多省工而易成故不軌之民因其輕也益以輕者殺之因其省也益以省者亂之馴至董卓所鑄無輪郭文字皆求多求省之故民間用錢樂其數之多則不取少也樂其攜之輕則不取重也所以私錢常通官錢常滯治之之法權以銅費使僅相當故非重五銖不可古人所云五銖得輕重之中不及五銖則銅價有利仍多盜鑄爾至其行官錢非盡去私錢不可欲去私錢非平物價不可今以官錢三十當私錢之百人情喜多惡少必取百不取三十也苟禁其取百限以三十則貿易者常陰踊物賈卽不至百錢但得四五十而官錢之賈已默減矣劉巴欲行直百之錢請先主先平物價令民與官爲市非籠市利也欲錢之通不得不然原非長久可

行之事所以暫禁私踊之術私踊不作所當如法然後
削官平之令聽民間自爲授受誰曰不宜乎然禁絕私
錢恐喪貴者多又當思所以斂之陸贄曰錢多則輕必
作法以斂之趙開曰楮多則輕必作錢以收之宋高宗
論交子會子之敝曰但宮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賈
時買之卽無敝矣參此數法而官錢可通行也三代以
前不以鹽爲賦故貢於青不貢於揚以青近王都也其
時鹽之供御不過大官滋味及燕享形鹽餘皆民間利
之官不與知漢景帝旣平吳楊州鹽田始入漢其臣謂
安邊足用之本皆取其中鹽賦之興大率始此其初惟
充邊儲後乃旁及他用明之初載蓋倣宋雍熙法久而
盡失其故其用不止於餉邊其敝不止於病商矣嘗試
籌之天下之鹽所在而有天下之兵亦所在而有天下
之廢田亦所在而有蘇轍所云許汝久荒之田至今如
故也以兵墾田則恐有妨守禦其人亦未必安於力農
以度支給餉竭一方大半之賦僅支一方之兵猶苦不
給而田之榛莽者雖募墾令下未見耕桑事也胡不循
向者報中之法不必輸貲一隅不必事屬大商亦不必
輸於帑藏而後給餉但就兵所居募商墾田就田所近
輸粟養兵商自墾之商自輸之爲國者但以鹽償之爾

夫兵者天下不常用之人不在四民之中鹽者天下不
毛之地所生不在恆產之內以不在恆產內之物養天
下不常用之人裒益平施理有固然不但事勢所宜也
唐張平叔欲變鹽法以官賣代商賣韓愈力言不可其
最痛切者如云國家權鹽糴與商商納權糴與百姓無
貧富貴賤皆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而後
爲輸官也凡計臣所居以爲功者皆略去民間市物之
錢而課其交手與官之錢是再輸錢也王拱辰議權河
北鹽張方平見神宗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
爾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

豈非再權乎方平之言卽韓愈指也宋初河東之鹽募
輸粟陝西公私便之其後薛向以之易馬則利不在官
而歸司市之人故言者謂向壞鹽法而有所欺隱然則
以鹽給邊儲昔之良法而以他用耗費鹽課昔之敝政
也蓋鹽之利大故操國計者惑於眾口不能直捷立法
必迂曲其制使經歷多人各爲漁獵計所以弊也如
所云輸粟償鹽其法直捷而漁利者少恐阻撓者眾爾
三代之時未嘗病商賈利民原稿管子始作法斂之孟
子謂始于賤丈夫之專利或有由也凡商之善爲術者
不惜其利以誘販夫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以誘大

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致多之術也國家有事更立多取之法一物也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一時湊入甚爲可喜然湊入雖多常入遂減以通計之後日多取或不如最初少取矣人主恐有蔽匿則責有司補納補納之資豈能天降地出更當就商取之夫稅輕則商多商多而稅多雖有司蔽匿其所匿亦無幾也稅重而商少商少而稅少雖有司補納其所補亦無幾也故三代以後不可復言去關市之征但減稅通商亦足用之一端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人主之利大率如是不言利而取所應有卽利也見

爲有利而營之則有謂奇貨可居者利不在人主而在居貨者矣夫以國家之令取銅以當幣以國家之力鑄銅以爲幣但使僅足銅賈卽變銅爲白金矣以不毛之地資之以爲貨以不役之人資之以代輸將但使邊無乏食卽變斥鹵爲沃壤矣遠方所產得人流通旣流通矣薄從發取之但使市無乏商卽變末作爲土著矣錢不五銖而淆以輕僞則利歸盜鑄鹽不報中而商有銀輸竈有銀賦則邊儲蕭然商稅不輕湊入雖多常入遂減關吏皆仰屋矣此無他不求美利而求世俗之利其弊必至此也市者商賈之事吏而列肆非禮也自漢武

帝始也其後必有和買之事矣糴者民庶所爲官而糴粟非古也自魏文侯始也其後必有和糴之日矣此二法者宋人行之最爲謬政其源起於有常平之錢以徵逐微利也常平之法耿壽昌所爲當時之臣謂壽昌習於分銖之事不可爲法其後明帝又欲置之劉般對以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明帝乃止宋之祖宗不知大體察及分銖誤以常平爲良法其極流爲青苗後世盛言青苗之非不知常平實作俑也唐有內莊宅官租之制後代瓊林大盈從此而始明太祖不用常平故終代無和買不用官租故子孫無私藏他若權酒與鐵太祖皆除之惟以茶易馬尙行于隴蜀而天下不知蓋取馬境外以備邊圍蜀人得質茶治生番族得飲茶療疾皆以濟物爲心與前代筦利不同也皮革之貢自古有之然取獸之法非可安坐而致七月之詩必伺草木之長聽蟲鳴而知其將衰已而草盡刈乎下水盡落乎上罝網始施于山林猶未可盡取也如狐狸之微可以徒搏獨殺者則卽取之若獸之強有力者必俟闔境竭作或參於前或伍於後或倚於上或角於下全以戰陳之法行之而後可強取也人君無曰此上供之獸若縛雞豚焉爾思其取之之

勞則非時之求無饜之欲當稍裁減而雉頭吉光之美
風毛雨血之娛窮奇角端之怪中黃賁育之力亦無所
用之矣

導川篇第二十七

治水有三義分而道之謂之疏禹疏九河是也去其淤
而淡之謂之濬舜典濬川是也抑其暴而扼之謂之塞
武帝塞瓠子是也疏與濬有四法紆曲者掘之使直注
射者扞之使曲一法也經流所注爲法以去其填使高
不壅卑不瀦則水之去也疾又一法也岸有廣狹狹者
甚悍則闢之廣者善崩則遏之然後水行地中兩涘無

患又一法也爲減水之河汎濫則以制其狂隳突則以
殺其怒又一法也疏與濬皆古法塞則始於漢蓋古有
決河淡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故傳曰治水而防其川
猶止兒嘯而塞其口又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
者宣之使言又曰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
蓋大川之旁當有餘地以爲受水之區故不汎濫而入
人之田敗人之禾也殷天子之都爲河所壞必遷徙避
之豈人力不足哉水所欲居不可人力塞也周靈王壅
穀水以固其宮太子晉淡憂之惡其反天地之性必有
大殃漢明帝詔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

傷古之持論者皆如是。何行隄之使盡去，疏濬二法獨以能塞潰決爲功。至於大決所傷無限，則又役民以湮之，無歲不興役以塞決口，亦無歲無決口而不興役。以其筋力膏澤與水爭地，歲有昏墊之憂，復有力作之苦，胡不講於古法也。川之大者莫過於河，昔人獨詳其法，要之無百年可恃之利，於以救時急病，灑沈澹災，則有之矣。禹貢曰：「又北播爲九河。」此一語者，治河之綱領也。史記曰：「禹之治河，廝二渠以引之。」二渠者，河泆也。河出秦晉之間，高而且悍，行平地必有敗泆，左右皆平地，故分爲二渠，所以免決溢自泆。以下至於青齊厥土，更疏二渠，猶不能受，故復分爲九。漢旣塞宣房，河歸於一，自以爲萬載之利。人主作歌以侈大其事，然以一道受水，詎可久安。所以宣房塞後，未幾復決，自分爲屯氏河。然則二渠者，禹之所導，屯氏河者，水所自導也。於此可見水之性喜分而不喜合矣。史稱旣有屯氏，後兗南六郡無水憂，河分而水患滅，此其明效。然前此八支皆湮，河身遂隘，東郡左右尤被其害。郭昌於貝丘開直渠，亦分河之義。當時安之，其蹟已湮。後人猶思之不置，益信九河之法善也。其他論議者，李尋解光請因其自決數年，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

後順天心而圖之賈讓請多穿漕渠於冀州分殺水怒
且以溉田關並請空平原東郡左右之地勿以爲官亭
民室韓牧請略於九河故地穿之卽不能爲九但爲四
五宜有益此上諸說皆本禹貢之義故遠者可經數十
年近者亦保數年無患治河上策也嘗以意度之東漢
以前治水之法具於班固之書其後三方鼎峙南北分
裂河身如故而決與塞皆不見史籍唐之藩鎮稱跋扈
者皆在濁河左右淄青最爲下流未聞隣道之曲防也
何以混一之代河輒爲害大抵車軌未同急於用兵不
暇及水利事河壅之地或左右游波或跳汰沙土時有
漲溢不至大決且土曠人稀百姓擇便地族處高都沃
壤尙苦汗萊未墾况鴻鹵沮洳不過蕃芟藁畜牧雖家
於水次可以無患軍府所資指墾田爲質不及於不毛
山林陂池畀少府爲稍入率簡節疏目可以闊狹取裁
繭絲所不及也否則節使所踞各私土疆強臣自固其
圍上下相親爲之有法故功效有成患災遂微乎王武
俊決河注王莽渠斷馬燧餉道乃知爾時河隄自若也
若夫天下一家河輒爲害者亦自有說五服之內尺土
皆其調率不能如向者畱棄地以居水也爲有司者好
以興作爲事或以要利或以奏功皆度國之財配民之

力不能靜處而俟六府之修也上以鞭笞督之下以文具應之下榷多不如法燒菑常苦不繼客土疏惡兼以築怨鹵莽卒事而功不堅也行隄之使不量民力盈虛都水之司不同朝廷憂勞上下相欺責成旦夕雖有丘山之積不填精衛之壑漏卮多則蟻穴眾奸胥黠民方且冀其數敗以遂其私是以混一之代輒有河工既有河工輒有河患書傳所載往往如此且又有未諳者水所欲往必非人力所能禦何也水者浸淫之性其所未至必先有浸淫浸淫則土淖土淖則鼃鼃鱸鮪將窟穴其中魚鼃蛤蟹又鑽齧之其深淺廣狹皆非人所測識也人所見爲屹然巨防者在水上者也若窟穴之深淺在水下者也畚鍤之功能施決口不能施窟穴窒於防之未成不能窒防之已成固有人見爲屹然者其下已不可問矣則以水所欲往其土先淖也所以濱河之處每值大漲之時地有忽陷者或數十步之外水躍出平地似有怪物焉其實非也土淖而窟穴深愈淖則愈深不知其所止水從窟穴出也蓋水性至平亦至悍其所已至居地上一尋者其所未至亦有出地一尋之力但爲土所制而不能出鬱勃之氣固在也水之旁不幸有窟穴穴之上不幸有蛇虺出入之竅憤盈之水從此酌

突無疑矣又有一說焉上流既決下流之水必緩緩則淤填稍積河身潛高水行至此與昔人囊沙壅之何異在上之水雖流在下之水實瀦上流而下瀦形雖吐而氣則喻形與氣爭喻與吐爭是以愈怒怒磅礴而莫殺必橫出矣每聞水濱之人言防將決輒有黑濤如橫隴互於水上以爲有怪物焉不知皆磅礴之氣所爲也觸山之力豈倍薄增高所能抗耶由此言之歲以智力相迥其何益哉惟有聽水所如俾浸淫之處卽以居水而隄其兩涯之未浸淫者土新而不淖窟穴必少畚鍤皆施實地上下偕通無磅礴之怒可以數十年無患後此更圖可也善哉宋神宗曰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之性遷徙城邑避之復有何患若神宗者可謂能用上策者也且以耳目聞見質之往年干戈未戢漢上列防率皆破壞其時之人排水澤而居者亦不甚苦橫流此亦可爲小決使道之明徵也欲用此策當使地有所棄賦有所除然地雖棄而民力紓可以當千耦之耘矣賦雖除而蠲復省可以當阡陌之闢矣此法之善通諸天下之水無不可者李尋曰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皆理脈絡咸通偏黨不衷則涌溢爲敗故百川沸騰不盡關上游霖雨之故蓋所在之水騰踊而上者五行之家

經志 卷八
所謂水不潤下也春秋傳曰凡平地出水爲大水若盈科後進何平地之出云爲人主者當引咎自責抑損陰氣凡慘刻暗昧之事皆宜救斷故春秋有伐鼓之文所以自責寬賦減稅委陂池藪澤之利于民所以消怨咨抑陰威若惜地惜賦而不惜民雖神禹復生未見有良籌也

救法篇第二十八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聖王在上立法所以止亂弭亂所以安人是以法度愈明人心愈安欲民爲善不道之而驅之則民不安不靜以養之而震疊以懼之則民不安不能化惡人爲善人而欲殄絕惡人獨餘善人則民不安是皆快擊斷之私非靜亂之理也先代之制禮經三千刑辟亦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此入彼條目相當靡有贏縮故用刑之道必合天德必就天倫君臣父子之義不可倒置仁義禮智之心不可泯棄清問審聽及奏當未成察諸詞色之間求諸意言之表勳賢有議刺宥必三所以致忠愛也啟刑書而眾占三公九卿皆在皮弁素積同於克謹天戒天子所行遇士師之官則舉虎皮以旌之所以尊律令也其爲詞也貴信而不

貴文獄詞有文無當於造命其讞獄也宜速而不宜留
獄事留滯爲害不減冤抑其書獄也宜緩而不宜遽緩
之須臾以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可無憾所以
致敬慎也屏除深陷陰賊之人遴選上德通理之吏使
天討所加歸於怙亂此外逮繫株送可省則省之勿以
一方有獄驚動遠邇於以布仁厚之風順稽古之制所
以迓雍和也殷周斷獄不以三微秦爲虐政四時行刑
是以孟冬趣刑草艾則墨不以決斷嚴慘淫及三統之
始所以奉天時也笞箠桎梏皆有定制五虐之具不陳
於寺署斬艾旣施而懸首收族必與朝士共議所以示
矜恤也夫獄訟謳歌古人以卜天意非細故也王者受
命之符皆積德累善所致至於災異則刑辟怨恨所生
故文王之王也以質三國之成勳方興之執後之賢君
或齋居宣室或夜起旁皇司寇行戮先爲之不舉以其
與天合德故奉天意以從事也古之爲法也議事以制
不爲刑書蓋刑書者非以同民情而出治乃矯割物情
以從上令也故春秋之時子產荀寅皆以擅作刑器見
譏於有道楊賜拜廷尉亦以代非法家固辭其職且曰
二后成功皋陶不與蓋吝之也高允曰皋陶至德也其
後英蓼先亾況在凡人能無咎乎然世道益降苟無定

法治獄之吏又將舞文以入罪故兩漢以來陳寵應劭更以刪定律令見稱後世唐宋皆有成律惟元人不倣古制取一時所成之案爲條格條格紛多彼此不等胥吏易爲輕重有司殺於比附三宥莫聞二門遂開故在古今爲最亂古之聖王畱不盡之法以養天地之和而著其理於經以察事類之變其義使法所不載引經而議或輕或重期於足以懲戒爲惡之人而非快於殺人也武帝使董仲舒弟子治淮南獄以其師春秋大義斷於外當時稱平焉後世事事取決於律律有必誅之條民無違禮之禁舉世之人盡棄禮不用而逞其奸猾

以禦法但不明犯死法而穿鑿崖穴導達姦邪之路無所不爲使海內淳風爲之盡壞上之人雖欲取之其人反借法以自解貪殘之吏得罪朝廷不可勝數而以事之未敗力能彌縫解釋刺姦之職亦莫致其督責孱弱之家不敢與大奸爲難知幾君子寧忍而避之爲有司者亦無從求其事而詰之探其情而誅之矣其或愚魯之人誤陷大辟又以合於律令而不可赦雖三宥之恩亦無及焉又或觸權臣之怒犯酷吏之鋒越法以誅如艾草菅不憚耘耨畹蘭殄絕國紀亦有操讞鞫之柄不解先王用法大義而惑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冥報之說

俗吏便文自營之計一切縱釋有罪更貽民以不安如朱子所云劫盜不死則商旅無坦途狴岸不清則閭里無善俗蠹胥不去則有司無美政尤末世膏肓之疾也必也削苛慘之條重議獄之制俾司聽者執持律令守而勿失不得借曲盡人情之說而故爲輕重迹似克私意實鬻法也大臣參聽引用經術亦必純正淵淡若仲舒者從之淺學曲說替亂先正大義若耿育庇覆趙氏以迎合君心者無從也人主於此參以睿慮決以神聽務存萬世之防不矜一事之察其出其入不與臣下相裁成而與天地相參贊如此以往庶免班固五疾之論

矣然而子臯行戮刑者忘痛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臯陶之後惟蘇忿生最善以列用中罰遂爲古今名司寇焉此又任人不任法之定論也易曰利見大人以中正也君子爲治立制度以防其僭明禮義以正其心惜物力以養其財課生業以作其怠專一其志不尙奇巧以厚其風夫婦正而後禁淫縱焉父子親而後責悖逆焉君臣定而後詰倍叛焉貨財足而後正盜竊焉地力闢而後料租庸焉廉恥生而後殊黜陟焉禮中有刑刑中有禮而後謂中正也以爲磨礱砥礪皆損一物以利一物者也若必殺不善人以驅人爲善是以所殺之

人爲未殺者砥石也非聖王之指也聖王立法不以舊惡蔽新詞不以淡文快積惡其事在此而惡在彼原彼事證此事與挾私同也其惡雖大所犯則小援大惡斷小罪與故入同也先儒之言曰刑辟之用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者動其利路也敦之者篤其質樸也君子爲治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重其死人皆以治世爲樂則不宜驚以猛悍人皆以樂生爲順則不宜逆以慘傷此所謂篤其質樸也設詐以防僞用權以懼奸懸賞以誘告密施餌以弋貪婪此所謂動其利路也武王告康叔有殺人取財之罪有不孝不友之罪

有官人玩法之罪爲諸侯者專恃威虐不用天子命亦有罪焉言官人玩法諸侯放命與盜賊逆子同也不曰犯命而曰放命犯命者逆上凡人知其當誅放命者病下非聖王莫能誅也若夫穿鑿文詞顛倒律令非時行部而逮考不急非時行刑以濁亂天氣受牒過多株送被路過於酷烈有凝脂之刺設用機智如鷲鳥之搏行之不足定亂于一時持之不足立法於萬世無以安賢者卽無以懼不肖聖王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在四誅之列不以聽者也國家當有世守之法不可因事而更下之人奉定法以從令雖奸猾不敢肆上之人執定

法以防奸雖桀黠不難收若變法以從意民亦乘無定以亂法所變之法曾未幾時而爲害更甚卽無亂法者而法中本有之疵漏疊見錯出矣以其非歷載詳定之法乃一時救弊之法也歷載所定之法時有壞端因事正之害去而法仍良如以灰浣垢垢去而灰亦棄一時救弊之法崇朝偶快人情不久更成大忒如垢雖去而水滋復著於物其流更甚雖有善者更操何術以相濯乎揆厥所由敝在失教不在失刑詔令日下未聞以禮防欲凡上下之情強相維持者禁網而已矣網羅旣張飛走皆懼不能恬其性也適足動於惡矣於是飾情假

說以應乎上藏奸府隱以比於下時有所取以張其威默有所樹以厚其援凡所以整齊其民者適足導之爲惡也是以歲月之間習俗屢變放而彌下不可止也爲法之害有二有踰越之害有陵夷之害司憲者謹其踰越而不慎於陵夷必至踰越者多不可勝誅不得不稍弛其法旣知其犯法復從而弛之則所執之法已如將絕之繩不能縛物矣是以陵夷也夫論道者不可不盡定罪者必從其實執所論之道以定罪尙謂非其實也非其實卽不麗法矣明知其實而不得盡法故弛法以就之與以非道定罪何異由此言之則陵夷之害甚於

踰越矣且治世人皆畏法而被刑者不絕於世苟罹於咎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亂世人可誅雖赭衣半路不能取其什一比肩而遊於世莫非漏網之人論者遂謂治世刑重亂世刑輕蓋有激之言亦傷悼之詞也獄有單詞有兩造謠言詬筭皆單詞之屬也無可質成故法可不聽然或有所畏而削其名或身已亾而怨未息或事關天下國家而不敢暴露此又不可不聽也聽之法在乎察其情不必質其成質其成者一人一事之曲直也察其情者紀綱法度之完虧也唐文宗之時諫官言事多不署名論者謂其似匿名書蓋諂讓之也然宦官

耳目布滿左右削其名者或亦造膝詭詞之義言雖不可質成當識進言之意若格於例而不聽則入告之路絕矣其在未造部民之於官長百姓之於朝廷不敢顯言而削名以聞此不當引無證之例屏置而弗聽也訟齊民者則窮詰靡遺訟官司者則削投恐後吏道所以衰也所謂疑獄者亦然所謂過誤者亦然所謂肆赦者亦然高帝詔讞疑獄謂非法令所能決也非謂罪麗于法皆可疑凡疑皆從輕也康誥宥過誤謂趨走使令簿書期會偶有不檢是也非處心積慮相與爲姦慝竄入過誤之迹以求免也周官有肆赦乃三刺三宥之後幼

弱老耄蠢愚則有赦非罪已定而復赦且非人人赦之也三者之失赦爲最甚詩曰彼宜有罪汝覆脫之夫脫一二人罪猶曰不可況羣有罪而脫之乎光武問吳漢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曰惡人高會而誇詫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仇而不能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皆赦之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弟子殺人而黨錮之禍起故先主常遊名儒間聞其論治未嘗以赦爲可用武侯治蜀赦不妄下蜀士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王通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由此觀之赦何福於人不赦何損於仁耶春秋書曰肆

大眚以譏失刑廢天討爲萬世戒也

治盜篇第二十九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二者盜之招也盜何爲者也竊人之財以爲己用也聖王制財用之節使人不得有餘雖欲有餘法不許也所以止盜也末世誨盜多矣貨財所聚人思斂攘以其可欲存焉非與之爲怨也非憎主人也求利之情必至於此所謂乘君子之器則奪之者至也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楚文王法曰

盜所隱器與盜同罪貪暴所至虞度豐資而策取之雖
刀之末亦不憚遺則掩藏也求取之私輒威以調率上
下相通而保利之則隱器也且不義之聲眾所同惡故
姦人懷邪幾幸窺間隙而先動所謂上慢下暴則伐之
者至也且教化不明倒置上下毀壞禮誼機變不已起
而奪圍奪圍不已聚而攻掠盜賊如雲而大作不亦宜
乎班固論姦宄之風成於游俠游俠之風成於四豪之
驚上誠探本之論也治盜更無餘法得其根株而決去
之斯已矣隨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入於秦陳叔達靜居
三月盜賊出境此有司最善者其次不能無發發而必

禽若趙廣漢爲尹窮里空舍少年甫謀聚劫而捕吏已
至其次發而不禁必稱兵誅之若子太叔取萑苻亦可
矣昔賢之論請以豪俠補軍職則可消盜賊於未萌又
云籍豪傑知謀之士以捕盜爲進身資又用周禮罷民
之法爲害鄉里則桎梏而坐諸嘉石不待旣入於刑而
後執之其說皆可行若夫招撫其人籍以爲兵李綱亦
曾言之蓋謂天下已亂國基新造已亂則廢法有由新
造則尺籍未充若光武用銅馬青犢之義爾非謂平民
爲盜亦許以爲兵免罪也元世祖招二盜主海運明英
宗處福賊以縣貳書諸史冊皆見譏後世可不慎乎國

家之敝莫甚於諱盜秦二世漢王莽覆轍可鑒也此二季者盜之始發不過轉掠求食而已二世則惡聞博士之對王莽則甚嚴長史之罰是以臣下恐懼迭相欺謾惟力事上官應對詰責具資用以救斬斷不暇復謀討擊是用浸廣終於不可制此最無益而爲害更大也凡姦宄之人必有窟穴窟穴所伏必在重地姦人雖易窟穴不易盤庚所云易種也張敞捕廣川之盜蹤迹皆入王宮窮治搜索得諸殿屋重轅中其爲窟穴如此光武之時羣盜大起帝寬長吏之罰皆使以捕討自效惟蔽匿者乃罪之此治盜上策也昔有羣盜聚一處幾百餘

人有司欲往取之議者皆云密戒旬徒竭作而掩其不備慎勿漏師使得逸去有老人曰不然取此有法非眾力所能縛也百人致死以拒游徼勢必多所殺傷宜下禁間諜使之漏言彼必驚遁以避吾鋒因其遁也亟火其室廬蕩然泯然無所芘依勢必散處他所其儔雖多所居隔越不能相救可分道而並獲也果以此策就禽無敢鬪者有識者曰此漢明帝議禽原武妖賊法也又有一劇盜能呼召數郡之侶一日盜牛失道爲土人所得欲致諸官一人識之曰此某甲也魁宿而金多至公庭卽釋之矣相與殺之而以其首獻此人旣死方數百

里間數年無犬吠之警一事亦可備一班云

釋志卷八終

